

台灣臨床佛學研究協會

Taiwan Association of Clinical Buddhist Studies



第十七期 會訊 2012 年 11 月 30 日出版

發行：台灣臨床佛學研究協會
發行人：陳慶餘理事長
總編輯：蔡兆勳

會址：臺北市 11290 北投區致遠一路一段 107 巷 4 號 4 樓
電話：886-2-2823-8791 傳真：886-2-2821-1678
編輯秘書：李昀臻

網址：<http://www.tacbs.org.tw>
E-Mail：tacbs.service@msa.hinet.net
帳號：50053463

死之無明

◎ 陳慶餘

金剛經有言：「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針對「無明」這一文字相的闡釋亦可謂：「我說無明，即無無明，是名無明。」直譯為：「佛說無知覺明，即法性，而眾生不明白。」

無明有三義：第一義，指無知覺明，從不明白中覺醒，即本明。儒家的明心見性、道家的精氣神虛、禪宗講的本來面目，如奢摩他之大圓鏡智。第二義，是指無始無明，類似道家的無極。智顗在《摩訶止觀》當中，明白說到無明和法性的一體性：「無明即法性，法性即無明。」又說：「無明法法性，一心一切心；如彼昏眠。達無明即法性，一切心一心；如彼醒寤。」第三義，為十二因緣法中的「老死緣無明，無明緣行。」的無明。這是四大分解，由有形至無形。過程中，眾生明白生死相續的道理，依念依業往生，是造成六道輪迴的源頭，比較像無明我執。

從臨床佛學的觀點來看死亡恐懼與生具有是最深沉的無明，也是末期病人潛

在的靈性課題，死亡恐懼的由來與個人的生存息息相關。

從人類的出生經驗來看，分娩的過程是個非生即死的危險時刻，能夠從產道出來，需要大哭，讓肺泡迅速擴張，關閉主動脈和肺動脈之間的管道，開始建立呼吸節律，在這過程中留下死亡恐懼的烙印。

從在社會層面來看，由於資源有限，父母即告誡子女要爭第一，不能輸在起跑點上，建立起只能贏的思考迴路，死亡是最大的挫敗。

在文化層面上，儒家思想告誡吾人「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可毀傷。」君子有三懼：戰爭、祭祀與疾病皆與死亡有關。

自古以來就有敬天地、祭鬼神的觀念，隨著文明的進化，每個民族都有崇拜的對象，從依附當中求得保護，其實信仰或崇拜的背後是一種恐懼。這些現象可由生活層面的一些風俗禁忌也可以看出，譬如通過喪家的門口會繞道而行，服喪期間

不能參加婚禮，或者元首過世時所有的娛樂都要停止等。以上種種死亡的迷思早已深入在腦海中，把死亡視為生命的終結，認為是不吉利的事情，也當成是一種挫敗、懲罰以及關係的斷裂。從老死無明的靈性課題反應出社會民俗宗教文化的影響，造成個體面對死亡的身心恐懼與調適障礙。

在深根蒂固的死亡恐懼陰影下，一般人忌諱談論死亡，尤其是末期的病人。在只知生，未知死的信念下，缺乏面對問題的生死智慧。這種人世間「心不安寧」的現象普遍存在，從以下歷史上的一段求法的故事可以佐證。

唐·法琳所撰「慧可碑」文，記載慧可向達摩求法時，達摩對他說：「求法的人，不以身為身，不以命為命。」於是慧可乃立雪數宵，斷臂表示他的決心。慧可禪師問道：「諸佛法印，可得聞乎？」祖師道：「諸佛法印，匪（非）眾人得。」慧可禪師聽了很茫然，便說：「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師回答道：「將心來，與汝安。」慧可禪師沉吟了好久，回答道：「覓心了不可得。」祖師於是回答道：「我與汝安心竟。」慧可禪師聽了祖師的回答，當即豁然大悟，立地成佛。原來並沒有一個實在的心可得，也沒有一個實在的「不安」可安，安與不安，全是妄想。

死之無明表現在平時之死亡迷思，急重病時的生死困頓以及臨終時的死亡恐懼。無論對社會還是對家庭來說，死亡是一個重大的事件，有一句諺語「好死不如歹活」，把討論身後事與觸霉頭做連結，

一般人都有此種死亡迷思，不敢針對死亡的議題做討論，把生與死當作對立。平常罹患疾病時，都朝著治癒的方向，即使病情嚴重仍希望奇蹟出現，疾病的治癒是遠離疾病，背後的意涵是遠離死亡，一生當中一次又一次的與死亡背道而馳，當死亡不可避免時，衝突與矛盾霎時湧出，產生各種生死困頓課題。

在臨床很常見的場景，家屬怕告知病情後會讓病人失去求生的勇氣；病人害怕被遺棄以及變成家人的負擔；醫療人員避談的原因是把死亡當成醫療的失敗，互相欺瞞的結果是無法針對病情惡化來做死亡準備。家屬要求醫療人員不要告知病情，病人也不願意聽到疾病無法治癒，而醫療人員不斷的給予治癒的希望，最後階段變成靠機器為生，身上插滿各式各樣的管子，造成生者與死者永久的痛。

佛法了生脫死之道，在於以淨覺隨順，肯定每個人具備有此覺性。佛經告訴我們，如果能夠證得死亡前之清明，就能破解無明。這種境界是「能所雙泯」，出入世間的智慧（般若波羅密）。圓覺經於無明、習性和識幻的六道輪迴緣起上，提供學佛者奢摩他（覺空）、三摩波提（除幻）和禪那（無相）三種圓覺修行法門，平時在道場練習。

對於末期病人，在多重器官系統衰竭下面對死亡，信仰上能夠接受病房佛教宗教師的指導，依持眾善、禪定或念佛法門，是感應靈性最佳的時機；視死亡為學習之旅，為來生做準備，也是無知覺明的修行。（作者為本會理事長）

從電影—「新少林寺」窺探佛教生命教育

◎ 如理作意

影片大致內容：

影片的年代背景鎖定在 1920 年代前後，此時中國正值軍閥割據混亂時期，各方軍閥皆代表著不同的勢力。本影片主要講述驍勇奮戰的軍閥—侯司令，原本喜欺壓平民百姓，漠視生命，導致生靈塗炭。生性多疑的他在遭遇親信背叛、痛失愛女、喪失權力以後，從人生的巔峰跌至生命谷底，即也在生命的最黑暗處遇見佛法的光輝，讓他重新思考對待生命的看法，體會佛陀慈悲的精神與佛教的生命教育。

侯司令的一生從人生的巔峰至谷底，從意氣風發到萎靡頹喪，更從漠視生命到護惜生命，這亦是許多人終其一生的社會縮影。這部影片蘊含著許多佛教的生死教育、臨終關懷以及佛教對生命的態度，尤其將佛教慈悲為懷的精神發揮得淋漓盡致，實為值得深入探討。

～四大假合五蘊幻有～

電影的第一幕，呈現一群僧人正替不幸罹難的人們火化，火化的同時也為往生者誦念往生咒，這成堆的屍體中有因戰亂而死亡的士兵也有無辜的平民百姓。電影的第二幕，則是呈現僧人在慘遭軍閥蹂躪的村莊中找尋倖存者，將倖存者施予醫藥，僧人接著又去處理和火化往生者，這處處顯示了宗教的慈悲與面對生死的態度。

《佛說尸迦羅越六方禮經》云：

善知識復有四輩：一者為吏所捕，將歸藏匿之，於後解決之；二者有病瘦，將歸養視之；三者知識死亡，棺斂視之；四者知識已死，復念其家。（省略）...惡知識復有四輩：一者小侵之便大怒；二者有急倩使之，不肯行；三者見人有急時，避人走；四者見人死亡，棄不視。

從佛陀為尸迦羅越的開示中教導弟子不應嫌棄病人風黃痰瘡或病瘦乾消，而予以病人照顧者或見有亡者予將遺體安頓者皆堪稱人間的善知識，反之見到死傷者棄之不顧則是惡知識。從這一段可以看出佛陀對在家弟子生死教育的重視，且這種教育還包括了生前死後的安頓。

佛陀的生死教育與現當代的安寧緩和療護的理念是一致的，安寧療護所提倡的生死兩相安，是讓亡者能善終而生者能善生，兼顧了臨終者身心上的照顧及家屬的關懷。

生命末期的臨終者，除了感受到身體的痛苦以外，更多的是心理上的痛苦，這種靈性上的痛苦來自於個人、家庭、社會等。靈性上的疼痛無法藉由藥物來控制或降低痛苦，此苦受尚在醫療的範圍以外。若從佛教的觀點來看，這種苦乃是



由於五蘊所引發的，屬於五蘊的色蘊、受蘊、想蘊、行蘊和識蘊衍生出種種苦。

由地、水、火、風四大種所組成的色身是具質礙性與變異性的，若用一般的語言來說色身它是脆弱的，四大不調則病患生，病的當下也就會引生苦的感受。在臨床上不難見到為重病所苦的患者，因受不了疾病的催磨而想要提早結束自己生命。若以有情皆愛惜自己生命的觀點來看，這必定是有情無法承受巨大的痛苦才會牽動提早結束生命的念頭。

末期的病患往往有著複雜的情緒，這可能夾帶著拒絕接受、憤怒、嫉妒、憂鬱、不甘心、放不下等，因重重接踵而來的問題促使病人不得不思考他死後往何處去、死後的世界、世間未完成之事等。佛陀的時代亦有未證得果位的弟子擔心自己命終之去處，同樣地，在末期病患的照護中，不難發現部分的死亡恐懼來自於全然未知的「死後世界」。

～最後一程的陪伴～

影片中可以見到罹難者在一期的生命終了時，僧人陪伴著往生者最後一程，這是宗教的獨特性。當人們對死亡、對汙穢的屍體避之唯恐不及，而宗教卻教導有情面對自己的生命、面對死亡、面對色身的真面目。然而中國佛教在發展的過程中，佛教的生死教育漸



漸式微，淪為較偏重為往生者拔薦、超渡，為生者消災祈福等諸如此類宗教形式上的生死教育。為往生者舉行的儀式僅偏重在為亡者做佛事，卻少了家屬的慰藉與關懷。

～死亡面前人人平等～

電影另一幕，侯司令的敵對軍閥－霍龍因侯司令的追殺而受傷逃至少林寺尋求方丈的庇護，霍龍更願意交出所有的寶藏予侯司令以祈望換來存活，但無奈侯司令還是將他的性命奪去。我們若將當時的侯司令視為霍龍的「死神」來看待，由此可知眾生在面對死亡的威脅時，必定會與「死神」討價還價，不惜拱手將所有的財產交出，期待如此能為自己爭取更多的存活機會。從這點更可以確定每個眾生皆貪生拒死，人們可以為了存一口氣而不惜付出所有代價。

若仔細分析霍龍的死亡恐懼，可以發現平日馳騁沙場視死如歸的戰士，在面臨自己臨終的時刻，依然呈現出極度懼怕死亡的正常反應。佇立在沙場上的戰士常有機會接觸死亡，卻從來不曾思考死亡而忽略死亡的威脅。若以此觀點來反省自身，不難發現有情亦如影片中的霍龍一樣，生活中面對不少的死亡威脅，卻不曾思考如何面對死亡。

～生命在呼吸間～

佛陀曾告訴弟子「生命在呼吸間」。日常的作息中，每日的睡眠也可視為一次的生死經歷（死隨念），若無法觀察較細微的死隨念，則可

觀察發生在我們周遭死亡事件，如親人的死亡，意外的死亡事件，因天災而造成死亡事故等。然而眾生在面對諸如此類的重大事故或死亡事件，一般將之視為與自己無關緊要的事件，或僅嘆以「無常啊！」帶過，並不曾正視死亡，更不會警覺死亡就在我們呼吸的剎那。

霍龍自身及方丈雖極力欲保護霍龍的性命，無奈侯司令還是將霍龍擊斃。當霍龍被擊斃後方丈開示道：「來時歡喜去時悲，空在人間走一回，不如不來也不去，也無歡喜也無悲。」此一語道破生命的真相。如果侯司令代表著死亡的威脅，這表示著不論我們如何愛惜自身的性命，但終究抵不過死苦。

～大山的壓迫～

對於死亡的威脅，佛陀曾將之形容為大山的壓迫，老死的恐怖時時逼近眾生，即便是最具有權力的王者，也無法以軍隊武力、咒術、金錢等來與之抗衡。在「相應部」《山的譬喻》佛陀曾對拘薩羅國波斯匿王說：

「大德啊！那些經過灌頂的剎帝利王，沉醉在權力的驕慢，被欲望、貪婪所束縛，謀求國家安定，征服廣大領土。他們能以象軍作戰；但當老死逼臨時，那些象軍之戰卻毫無用處，派不上用場。」

「大德啊！那些經過灌頂的剎帝利王……他們能以馬軍作戰……能以車軍作戰……能以步軍作戰；但當老死逼臨時，那些步軍之戰卻毫無

用處，派不上用場。」

「大德啊！在王宮裡，有善用咒術的大臣，他們能以咒術擊破來犯的敵人；大德啊！但當老死逼臨時，那些咒術之戰卻毫無用處，派不上用場。」

「大德啊！在王宮裡，有很多金幣和黃金，藏在地下或樓頂，當敵人來犯時，可以拿這些財寶來議和；大德啊！但當老死逼臨時，那些財寶之戰卻毫無用處，派不上用場。大德啊！當老死逼臨時，除了法行、正行、善行、福行之外，還能做什麼呢？」

當人們獲悉自己患上不治之症或病入膏肓，有情皆會竭盡所能來挽救自己或家人的生命。縱使醫師已宣佈無法治癒，但情理上有情還是願意付出所有乃至傾家蕩產為的是讓死亡遠離自己或所愛的人。

在此一段少林寺方丈、侯司令與霍龍之間的應對中也可發現佛教對待所有生命皆慈悲納受的精神。電影中的方丈雖不知侯與霍之間孰對孰錯，但方丈對於前來請求救濟者予以救拔，此一精神更是大乘佛教所強調的菩薩精神。

一部叫好又叫座的傑出電影不僅可供作娛樂，若用心深入體會，亦不難發現導演及編劇的用心，發掘其中妙意，勝過閱覽群書。🙏

本刊歡迎臨床法師、會員、讀友、臨床工作者投稿，提供照顧經驗分享、生活哲學、對生命的思考，或臨床花絮。來稿請寄秘書處，註明【會訊投稿】。

你們好棒！爸爸一定看見了！

◎惟珍

編按：作者在姐夫的葬禮中觀察孩子飾演的角色，道出孩子對死亡是有感知感受的，孩子天真流露的童言童語與成年人的哀戚成了強烈對比。

今天，我們送走姐夫了。

一扇白色的門緩緩關上，數小時後送出來的一堆白骨，我很難想像這堆白骨和我的姐夫有著什麼樣關係？180公分以上的瘦高個子，如今就在一個方形的骨灰罈。沉重的骨灰罈，四歲的彥仔根本抬不起，然而他卻是我姐夫唯一的男孩。姐夫離開了，留給我姐三個年幼嗷嗷待哺的孩子，最小的女兒還不及兩足歲。

我扶著彥仔的一雙小手，一起抱著沉重的骨灰罈，蹲著陪伴小小的他一步一步慢慢地步上車子，從火化場開往姐夫的長眠之地。在車子裡，姐夫的大哥一邊開車，一邊教著小姐弟倆「說『爸爸！過橋了！』」孩子們一前一後，非常清楚地一字一句念出來「爸爸！過橋了！」聽三姐說他們小姐弟這幾天異常的乖巧，尤其是彥仔，平時被笑稱為「Mummy Boy（媽咪寶貝）」

偶爾鬧彆扭與耍耍小脾氣的他，這幾天特別聽話乖巧。不論長輩吩咐他做些甚麼，他都安安靜靜地跟著做，

不吵也不鬧，更沒有讓我三姐操心。

車上，彥仔稚聲跟我說：「阿姨！我很累，我想睡覺……」從早上十點到下午兩點左右，身為獨子的他，努力撐著比他身高還要高幾倍的柳枝，使力捧著種種的供品等，小姐弟齊心合力逐一完成長輩與道士的吩咐。我柔聲的說：「彥仔！爸爸需要你的幫忙，你完成接下來的吩咐，我們就可以休息了。」看著他努力抖起精神的樣子，真叫我於心不忍。我又說：「不如你先睡一下，到了阿姨叫你。」他又垂下頭去，倚著前座椅背，隨著車子的顛簸而擺動。

不久之後，我們終於抵達寺院，彥仔顯得很疲倦，行動有些遲緩，我告訴他：「彥仔！爸爸需要你幫忙，你要加油！」下了車，只見他振起精神，和我一起一小步一小步把骨灰罈捧進寺院裡。但是，彥仔越走越慢……來到供桌前，我說：「彥仔！你最後一次幫爸爸了，爸爸需要你的幫忙，你要加油！」他這一次鼓足了力氣，可說是帶動著我的手，把骨灰罈放在比



他身高還要高的供桌上。彥仔這突如其來的舉動與力氣讓我感到驚訝，究竟是甚麼力量讓小朋友的力氣一瞬間變大了？

接著，寺裡的法師帶領著小姐弟又是誦經又是跪跪拜拜，小姐弟似乎並不曉得他們在進行甚麼儀式，但是他們在每一個禮節上都做足了。姐弟倆的小小身軀，耐心地應付著那些禮俗，爲了爸爸，他們異常的勇敢和獨立。

我姐含著淚，一邊安撫不斷哭鬧的小女兒，一邊囑咐小姐弟倆要用功讀書，不能做壞事，天上的爸爸會看著你們。小姐姐點點頭，靜靜地望著媽媽，還會拍拍媽媽的背，安慰媽媽。兩個小小的身影，合力送走了他們的父親，這幾天他們是如此地乖巧，也如此懂事。一整天，三姐抱著哭鬧不休的小女

兒，一邊哄著她，一邊耐心地向前來送殯的親友回禮，堅強地打點葬禮中的各個小細節。姐夫的許多好朋友與親戚都來送他了，我知道他們和我一樣含著淚，送走這位好爸爸、好丈夫、好姐夫、好朋友，姐夫的為人值得大家為他付出這些眼淚，因為這是我們對他的印記。

姐夫的死亡，讓我不禁思考，究竟是誰帶走了姐夫？是無常帶走了他！姐夫的死亡對我們來說一切是那麼的突然，那樣地傷痛，但是試問又有誰可以躲得過無常呢？

人生啊！孤孤單單的來，孤孤單單的走；無論你有沒有眷屬，有沒有摯愛，這一刻我們終究要一個人獨自來面對。佛法是那麼如實，我們卻寧願欺騙自己，繼續「樂活」下去。🐼

【欲樂的陷阱】

世尊這樣說：

「居士啊！譬如一隻飢餓、無力的狗，出現在屠牛者的店舖前。熟練的屠牛者或屠牛者弟子，將一根刮得乾乾淨淨、沒有肉、只沾有血的骨頭丟向牠。居士啊！你認為如何？這隻狗啃食著這根刮得乾乾淨淨、沒有肉、只沾有血的骨頭，能否消除飢餓、無力？」

「不能啊，大德！」

「為什麼？」

「大德啊！因為這根骨頭刮得乾乾淨淨，沒有肉，只沾有血，這隻狗只有疲勞、苦惱的份。」

「居士啊！就像這樣，聖弟子這樣省察：『世尊說諸欲譬如骨頭，苦多、惱多，於此多諸災患！』他像這樣，以正慧如實見，而後，捨棄『性質種種、依止種種』的捨，修習『性質一種、依止一種』的捨——於彼處，一切世間利得，滅盡無餘。」

節錄自「中部」第54經，P.T.S版第一冊，364~67頁。

這一段旅程，作為彼此的同行者

◎ 江孟筑

接到邀稿的邀請時，其實很是惶恐，不知道該如何表達，但非常謝謝編輯給予這個學習機會，讓我回頭看看這段過程中的體驗，試著整理那些因生命互相碰撞時激起的漣漪。

以一個大學畢業、初踏入社會的年歲，從接受安寧志工的培訓和實習，一直到在臺大 6A 緩和醫療病房服務，我時常自問（也常被問）：「妳為什麼會來做志工？」是什麼力量支持我往這條路上走去？」我不知道該如何以言語表達，但內心一直有個深深的相信：有一種對生命的愛與熱忱，願意看見所有的痛苦，願意了解彼此的生命故事、看見一個人的獨特性和價值，願意承接各式各樣的情緒感受、無論在怎樣的情境下，都願意相伴走過，並深信每一個人都可以找到內在本俱的平安。

～開啟生命的另一扇門～

在安寧病房中的服務經驗，一次又一次打開我的心。心理諮商的過程裡，口語表達是其中一個重要的方式，但對於末期病人而言，不見得有精神和體力做長期的交談，語言不是唯一的接觸方式；有些情況不能以三言兩語勸慰，在病房中看見病人的種種樣貌、家屬的複雜心情，很多時候說再多都不適合、

也不見得是對方需要的。我發現，當放下所有「是不是要趕快做點什麼、說點什麼」的擔心和企圖之後，好像只是回到最原初的樣貌，以一個「人」來接觸對方，我看到家屬與病人之間深深的愛和關懷；也看到無奈、悲傷、捨不得、疼痛、各種情緒感受。好幾次，我們就只是在家屬身旁，相擁哭泣、一同為看到病人的辛苦而心疼不捨。這個經驗帶給我很大的啟示：**要陪伴對方、真正了解對方的需要，需要學會安住於當下，把整個人都投入進去，只是看見、聽見對方。**

～向病人學習生命交響曲～

在學習心理諮商的過程中，會藉由各種面相、方式以了解一個人內在狀態，但在安寧療護的全人照顧之中，我看見一個更完整、更全面的關懷方式。在安寧病房中，病人的痛苦不適，都不只是心理層面的問題而已，可能有身體方面的疼痛因素、社會支持程度的影響、靈性的需求等等議題，需要團隊合作、以全觀的方式去關懷一個人。志工從身體照顧開始做起，會有很多的機會接觸病人及家屬，關係及信任感的建立也慢慢培養起來，這與心理諮商時建立關係的方式不太一樣。以前我並不知道身體照顧的

重要，現在我才明白，身體的照顧就像金字塔的底端，當病人能夠吃得下、睡得好、獲得疼痛控制，對心理及靈性的平安會有很大的幫助。

在臺大緩和醫療病房服務過程中，我同時看見生命的脆弱及堅韌、痛苦及平安，世事無常及愛的力量的延續性。死亡這個功課，病人們示現不同的樣貌，比我們早一步面對這個終極議題，但我們在生活中，其實無時無刻都有大大小小的死亡練習，例如：放下舊有的習

慣或自我面具，對於快樂的事不貪戀等。也體會到：沒有助人者與受助者的分別，只是生命與生命的交會，我們只是在這個過程中相伴同行，每個時刻、每一次相聚都是獨一無二，值得珍惜。在病房中遇到的每一個人都是我的老師，每個生命所承受的痛苦和經驗皆不相同，需要個別而細膩的了解、陪伴和溫柔對待。這些是許多末期病人和家屬教我的事。

（作者為台大醫院 6A 安寧病房志工）

活動快報

2013 年「正念療法與助人專業」六日密集工作坊

~即日起受理報名至 102 年 1 月 10 日，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 一、主辦單位：財團法人佛教蓮花基金會
- 二、課程簡介：如何與壓力挫折情境共處，是繁忙現代人時時面對的課題，醫護、輔導諮商、社工、教育、宗教等領域的助人工作者，尤須面對來自服務對象與職場的多重壓力。透過學習正念的多元方法：靜坐、身體掃描、生活禪、探索艱辛禪、自創健心禪、慈心禪等，學員可以增長自己與壓力挫折共處的能力，重新接觸自己智慧與活力的泉源，並一起探索應用此方法協助服務對象的可能性，以培育更具靈性深度的專業助人能力。
- 三、活動日期：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2 日～27 日（週二至週日，共六天）
- 四、活動時間：上午九點到下午五點
- 五、活動地點：國立台北大學民生校區／資訊大樓（B1 韻律教室）
- 六、參加費用：8,000 元整（含講義教材及六天午餐素食便當，恕無法接受單日報名）

★請直接向蓮花基金會報名，活動相關說明、報名表、優惠訊息，可逕上蓮花基金會網站下載：<http://www.lotus.org.tw/>，或洽蓮花基金會：02-2596-1212 詢問。

★本會為協辦單位之一，本會會員享課程優惠價 7,000 元。

園藝告訴我的人生三堂課

◎ 善童

那天晚上我們初次在北關農場見面，當下我捧起你，並對你說：「以後你就是我，我就是你。」回家後履行我初見你的承諾，一片一片把你葉子上的灰塵洗掉。翌晨，隨即發現你彷彿啟動了生長機制的按鈕，一下子就抽高了許多，而且葉梢匯集著一顆小水滴。自此，每次幫你澆水，都是用微量的水，輕輕地一片片洗葉子，並且確保土壤的濕潤度，才將你放到佛堂外的走廊，接受陽光。

這段日子以來，從你身上，我學習到：

第一堂：積深養厚

最初我發現你的新葉是先包在莖側有一層膜裡，新葉慢慢地長高後，然後才突破了「膜」，有所突破之後，又繼續長高，最後才慢慢綻放了葉面，葉面從捲曲中開展。

所以這段成長過程中是有醞釀期的，是必須先吸取養分、涵收能量，才慢慢茁壯並且顯發出來。而開展的過程中，也是慢慢從低到高、從小到大、從收到放。從根的吸收出發，輸送到莖，傳達到葉，而

葉子涵收能量，也會送回源頭。這樣的醞釀過程，讓我體認到，學習新事物的過程，是點點滴滴所累積的功夫，能量匯集地夠深夠厚之後，自然有力量突破過往包著自心的「膜」，用力綻放出來的新葉，總是特別翠綠、充滿光澤。

第二堂：忍力成就

每當我將你從室外捧回到室內後，都會仔細觀察一番，一週的時間，你的莖幹慢慢加粗了，當莖加粗之後，莖就可以繼續不斷地長高，每兩三天都有明顯的高度。細細思考其中原因，我發現是因為戶外有陽光、有風。植物有向陽性，可以驅使莖往陽光處成長，而大風的吹拂反而增加枝幹的耐力，如同《佛光菜根譚》所云：「發心為播種，喜捨為結緣；眾生為福田，慈悲為雨露；方便為和風，忍辱為枝幹；般若為花葉，菩提道果成。」這也使我想起《金剛經》云：「一切法無我，得成於忍。」，以及《無量壽經》云：「不計眾苦，少欲知足，專求白法，惠利群生，志願無倦，忍力成就。」因為你的「忍」，成就了「耐力」，厚實了本身，才得以成長、茁壯、開枝散葉。



第三堂：互動關愛

這個月的觀察下來，具備陽光、空氣、水、土壤的條件，讓你得以生存。但如果要長得好、大得快，則必須來自於「互動」與「關愛」。如德蕾莎修女所言：「愛的反面不是恨，而是漠不關心。」就像人的基本生存條件被滿足，他是可以存活著，但不見得會感到幸福與快樂，這種幸福感從何而來？我想是來自被接納、被理解、被需要，生命的意義在於不斷地開發出生命存在的價值。

每當我下課回到寮房，或讀書告個段落得空時，便會把你拿起來看一看。因為你，我將佛陀舍利的照片貼在書桌牆面上，可以讓我想起去年恭迎、禮拜佛陀真身舍利，於佛陀舍利前所發的願，使我時刻提醒自己不要散亂其心、要攝心守意、無忘失念。當然諸佛遍滿虛空，但一將佛陀舍利照片實際貼出來，我覺得猶如佛在面前，依報隨正報轉，自然要將寮房區域、桌面物放整齊、起床後摺好棉被。我也將大佛的照片放在你的面前、一起聽佛號音樂，目的是要讓你所見、所聞都是莊嚴的環境。每次功德回向時，我閉上眼睛，手輕放在葉子上，觀想你不斷地長高、長大，透過這段日子以來的經常觀察，確實看出你一直不斷地變化，使我更加深信

諸佛所言，真實不虛，依信願行而成就。

感謝師長提供這樣的所緣，讓我只要一看到盆栽，就會立刻提醒自己要好好念佛，記得要照顧它，而那個當下，也如同在照顧自身的菩提道心，每天都可以檢視自身，今天有精進用功了嗎？還是偷懶懈怠了？將無形的心念，透過有形的植物，如實地顯現出來，讓我清清楚楚看到，是否清楚明白在每個當下，做每件事心甘情願、歡喜信受。也很感謝盆栽教導了我這三堂課。

訊息櫥窗

臨床佛學讀書會

歡迎您的加入！



你還在四處尋找正向影響嗎？

或是疲於奔命的追逐成就、挽回健康？

正念減壓博士卡巴金為你帶來一位最佳治療師--就是你自己。

請試著藉禪修遇見自己

觀照當下，讓生命如花盛放

（摘錄自《當下，繁花盛開》一書）

共讀書籍：當下，繁花盛開

出版社：心靈工坊

時間：每個月第二及第四個週一
下午兩點到四點半

地點：台大公共衛生學院 431 教室
（台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 號）

歡迎來電報名參加
洽詢電話：(02)2823-8791

2012 年會員大會暨臨床佛學的發展與建立研討會報導

◎ 蘇秀俐／報導 黃榮茂、林叔希／攝影

編按：台灣臨床佛學研究協會成立至今(101 年)已屆五年。協會舉辦年度會員大會暨臨床佛學的發展與建立研討會，報告 101 年度工作成果，舉辦臨床佛學的發展與建立研討會，藉此讓與會者可藉由護理師及臨床心理師的角度，了解台灣臨床佛學的發展，本刊特別報導研討會當日內容。

日期：2012 年 10 月 13 日上午

地點：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201 講堂

議題：「2012 年會員大會暨臨床佛學的發展與建立研討會」

引言人：陳慶餘理事長、施瑞珍督導

主講人：王浴護理長、吳英璋教授

講題一：「臨終病人的世界」與「臨床佛教宗教師」－護理的詮釋

講題二：「從臨床心理師專業的發展與建立談臨床宗教師專業的發展與建立」



2012 年台灣臨床佛學研究協會會員大會，於 10 月 13 日假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隆重展開。很榮幸的，蓮花基金會陳榮基董事長特別撥冗蒞臨指導。今年的會員大會特別邀請王浴護理長及吳英璋教授，分別從護理師及臨床心理師的角度，探討臨床宗教師在安寧緩和醫療病房中的處遇及其專業的建立與發展。

陳慶餘理事長致詞時表示感謝大家撥冗參與此次的會員大會，也感謝法師們一路的護持。理事長笑稱 Hospice 的發音近似「好死必死」，「好死」也就能夠善終。理事



◎上圖：陳慶餘理事長致歡迎詞，回顧台灣安寧緩和醫療的發展與歷史。

◎下圖：蓮花基金會陳榮基董事長特別蒞臨指導，期望臨床宗教師的服務能擴展到醫院每個角落。

長也指出佛教的信、願、行；西方基督宗教的信、望、愛乃至儒家的仁、義、禮、智、信，各家所說明的「信」有殊途同歸之處，那即是皆相信有靈性的存在與需求，更由此可見靈性照護的重要性。

陳慶餘理事長感謝蓮花基金會長期以來的支持，在眾多人的護持

下，臨床佛學研究已發表諸多論文。未來協會的目標即將朝向照顧臨床佛教宗教師的生活與安身邁進，以期在專業的臨床工作以外，協會亦能給予臨床宗教師生活上的協助。

大會中陳慶餘理事長回顧台灣安寧緩和醫療的發展與歷史。他首先提到陳榮基董事長 1995 年擔任台大醫院副院長時成立了台大緩和醫療病房，之後委託陳慶餘理事長進行宗教師培訓計畫，結合了醫學與佛學，建立本土化靈性照顧模式。

歷經十餘年的發展，已經培訓五十幾位臨床佛教宗教師，在各安寧病房照顧病人，逐將本土化靈性照顧模式運用在臨床上。這顯示臨床佛教宗教師的專業已逐漸被肯定與重視。今年協會更出版了《聽診器與念珠》一書，內容主要敘述臨床佛教宗教師於安寧病房與病人或家屬互動的真實人生故事。協會希望藉著此書的出版與推廣，能讓普羅大眾了解臨床佛教宗教師。

陳榮基董事長於會中說明台灣早期的緩和醫療團隊曾到日本及新加坡取經，但兩年前由新加坡連氏基金會評估全世界四十多個國家的緩和醫療品質，結果顯示台灣目前在緩和醫療照護與死亡的品質上，躍居全世界排名第十四，更是亞洲第一。陳董事長強調台灣之所以擁有如此卓越的成績，重要關鍵在於

台灣能夠允許宗教界人士在醫療院所照顧病人，這樣的情形在日本及新加坡是不被允許的。

此外，陳榮基董事長期望臨床宗教師的服務不要局限在安寧病房的臨終病人，他希望這樣的臨床服務能擴及到醫院的每個角落。因為一般的住院病人可能也需要靈性關懷，並非生命末期的病患才有靈性的需求。

接著，由王浴護理長從護理師的角度，主講「『臨終病人的世界』與『臨床佛教宗教師』—護理的詮釋」。透過護理長精彩的講說，讓與會者猶如走入臨終病人的世界，體會臨終病人面臨生命的末期，內心所存在的孤獨感與恐慌感。護理長談到臨床上末期病人面對疾病時，產生恐慌的第一個反應就是「逃走」，若發現無法「逃走」則會想盡辦法掌控，希望自己能夠掌控病情的發展。這過程中難免會因為受到挫折而引發憤怒的情緒，因此在臨床上常見情緒憤怒的病人，其生氣的對象往往是自己。當病人在過程中認清事實的真相以後，可能會重新尋找生命的意義，而透過這樣的解構再建構，意義也不斷的轉化。

王浴護理長也談到臨床佛教宗教師的角色轉化，因佛教法師在寺院的角色通常是被動的，到了安寧病房則被迫主動去接觸臨床的臨終病人及其家屬，這樣的角色轉換對

一般法師的生命經驗來說無異是一種衝擊。另外，華人的社會中經常將法師與死亡畫上等號，因此法師在病房服務的過程中亦會遇到種種阻礙而倍感挫折，而醫療團隊也會賦予宗教師過高的期待，讓臨床的法師倍感壓力。

令人激賞的是，臨床宗教師雖然面對種種問題與考驗，但終究有許多的成果。在陪伴病人的過程中，宗教師往往會與臨終病人激出火花，也就更能體會與領悟經典中的意涵，「法隨法行」確實能夠在醫院的場域中實踐。透過主動關懷臨終病人及家屬，亦即代表病人在邊

「轉法輪」了。

臨床心理師先驅吳英璋教授於大會上主講「從臨床心理師專業的發展與建立談臨床宗教師專業的發展與建立」，演講一開始，吳教授先舉例台灣經歷九二一大地震時，臨床心理師在災難現場豎立著「收驚」二字，吳教授藉此道盡臨床心理師在台灣社會不受重視的處境。心理諮商在西方已擁有一套完善的分類系統，然而台灣社會對心理師的接受度並不高。還需透過行銷的方式，提高病人向心理師諮詢的意願，亦藉由提高心理師與宗教師專業的品質，讓病人能夠充分獲得支持，這是臨床心理師與臨床宗教師建立與展現的好時機。

最後，陳慶餘理事長期望在蓮花基金會的支持下，持續進行宗教師培訓計畫，能夠培訓更多的臨床宗教師，持續建立臨床宗教師的專業。同時協會也已經開始臨終關懷志工的培訓計畫。在專業方面，我們已經建立很好的基礎，包括宗教師的臨床服務及臨床佛學的學術發表，未來一年，希望將已經完成培訓的宗教師與臨終關懷志工結合。協會作為臨床宗教師的網絡平台，可謂責任重大，期望未來的一年能做好臨床宗教師的專業訓練，並提供臨床宗教師生活上的照顧。祝福協會的會務、宗教師的培訓及網絡都能繼續有更好的發展。



◎上圖：王浴護理長透過精采的演說，帶領與會者走入臨終病人的世界，體會臨終病人面臨生命末期的孤獨感與恐慌感。

◎下圖：德嘉法師以臨床照顧經驗回應王浴護理長的演說。

